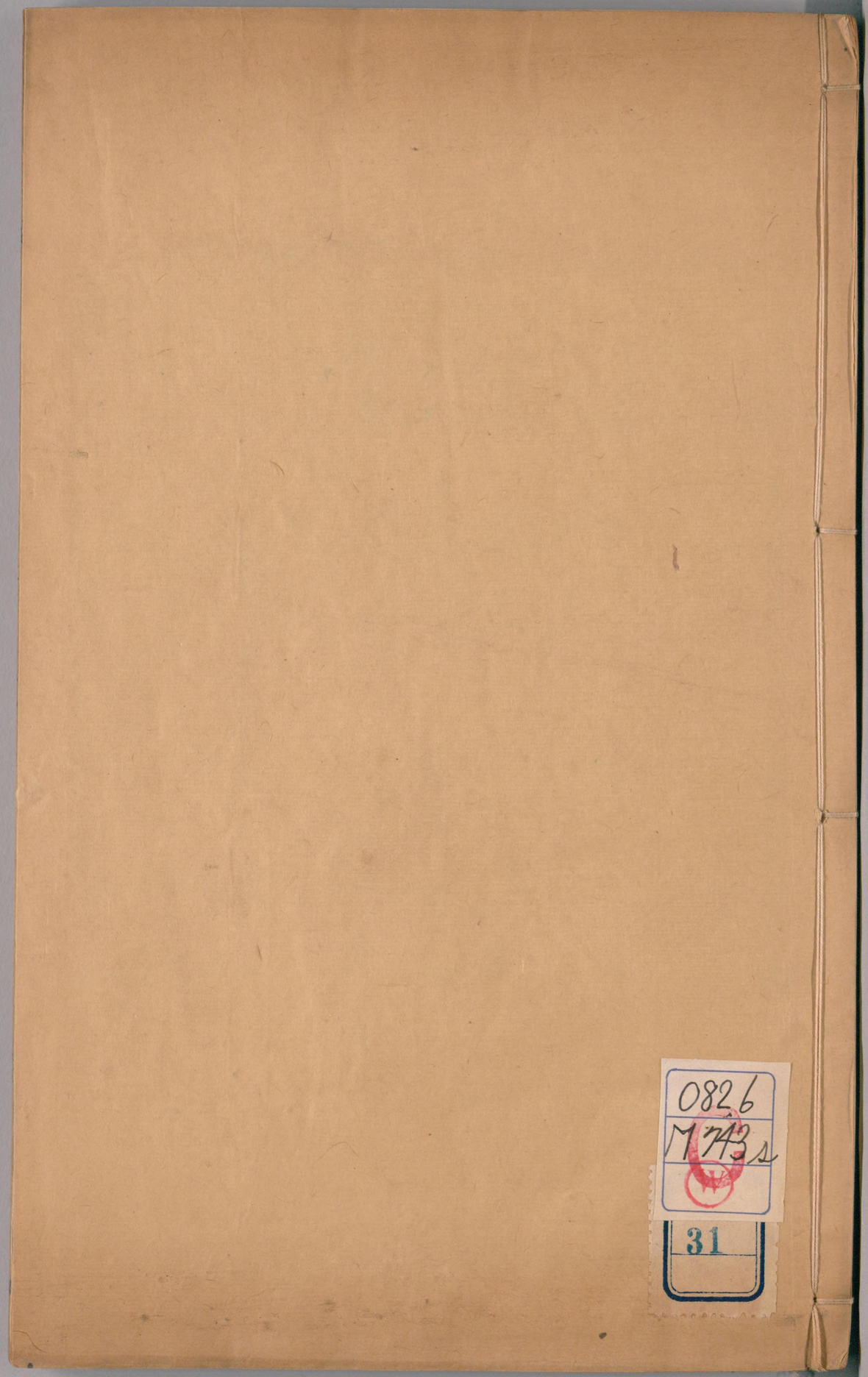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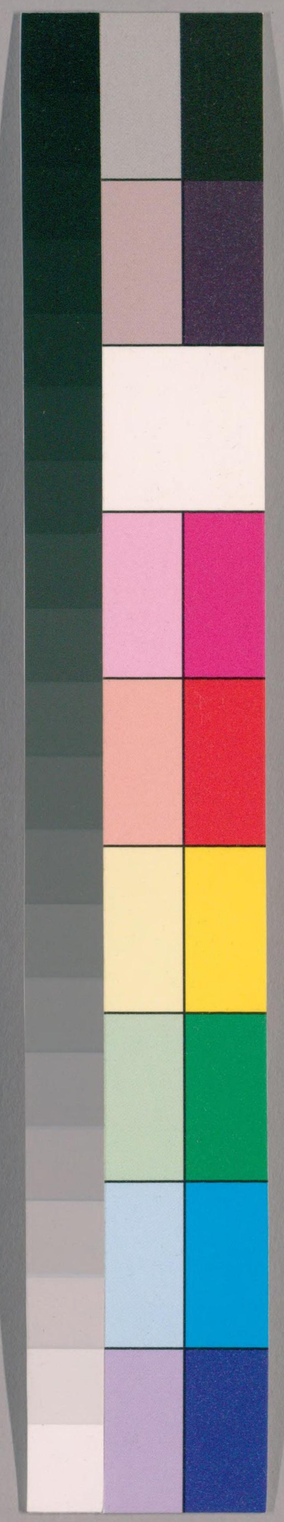


082.6
M743s
3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四書索解

西河合集序目

四書索解 四卷

大學證文 四卷

大學知本圖說 一卷

論語稽求篇 七卷

中庸說 五卷

四書賸言 四卷 補二卷

聖門釋非錄 五卷

逸講箋 三卷

汝南王恬曰漢唐無四書祇稱論語爲小經別刻孟

四書索解序目 一

6713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子于十三經中其與大學中庸之在禮經者各無與也自宋人立四書名而元人取士竟以四書爲經義之首并造八比式名曰書義于是向之通三經四經者今祇通一經而四書則無不通焉先生嘗言四書爲千聖百王一貫授受之學在聖功所始與聖道所至悉具是書漢用策經法尚不失大義隋唐帖經則文括問經則詁訓熟至八比一出而策經亡即帖括詁訓俱廢絶矣按先生一生得力在嵩山廟市受賀先生教但講大學而中庸論語孟子介一之旨並爲之貫嗣此讀經而經明論學而學通因矢志還山以後當勉註四書而初以仲氏先生早世恐其學不傳先爲註易隨即以科塲閱卷恨春秋失夫子意作傳如干卷而崦嵫迫矣方初歸時尚醫痺杭州作論語稽求篇大學證文諸書而既而首丘念切仍葺蕭山舊草堂居之門人過從者咸請先生說中庸而先生以病中扶牀口授墜續完卷然而聖學與聖道則從此可覩見焉前此先生每舉疑義人必不解而先生必解之間之乎弟先生每舉疑義人必不解而先生必解之間以所解者示人人率視爲固然事一似宿解本如是者故門人王錫就先生之子述齋所輯疑義而專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以句解者謂之索解使閱先生書者先拂于心而後
渙然以冰釋似亦爲學次第一大端也若聖門釋非
錄則以集註薄聖門太過十非其九實則聖門有何
非門人陸氏因錄先生所講者以貽雪之故首列索
解而終以是錄若逸講則先生講甚殷而惜學人鮮
記之者姑附此以志遺憾云

四書索解目

卷一

柳下惠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三家之堂
宗國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
無違
子畏於匡
有父兄在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冬日則飲湯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兩馬
孟子定三年之喪
陽貨稱大夫
子使漆雕開仕
學而時習之
公山弗擾以費畔
樊遲請學稼
耆秦人之炙
冉子爲其母請粟

卷二

三年學節　宗廟饗之　無暴其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陳其宗器　無暴其氣
氣壹則動志　陳其宗器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薦其時食　與下大夫言
可欺也不可罔也
知止而后有定　虞仲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卷三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父母惟其疾之憂　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鮮能知味也
當仁不讓于師　喜怒哀樂皆中節
夫子爲衛君乎

子貢問士　子務問戎人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
孫叔敖舉于海　百里奚舉于市
費惠公　衛孝公

卷四

四十而不惑二句　六十而耳順二句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忠信重祿
嘉善而矜不能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
民無信不立　去兵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作者七人矣
妻子好合兩節　知及之仁能守之
朝聘以時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
守死善道　齊人將築薛
思不移　齊楚惡而伐之
宋王　齊滕定公支公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祼將于京　周公使管叔監殷

四書索解 一

蕭山毛奇齡 字 晴老 又 晴秋 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 較

王錫曰四書無不解者先生嘗舉其不解者以示人人無以應因之陸續質難得疑義百餘條思以問世而惜學者之不能悉記之也今先生之子述齋輯先生經集成遂抽經集中所已解而尚有待者約若干條去其所解而錄其所疑名曰疑案以匄世之共解之予披讀再四深嘆經學難明毋論

六經茫茫全無畔岸而祗此童而習之皓首勿釋之一書且經漢唐宋諸儒自孔安國包咸馬融趙岐陳羣何晏孔穎達陸德明輩以及孫奭邢昺并朱氏集註歷有據發而尚餘疑義眞不可信然且孔孟授受繼堯湯之學全在此書而不究極其根柢亦何以卽安特是卷原名疑案以爲不疑則不解而弗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吾願世之見之者但曰解人當如是不當曰不求甚解斯庶幾已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聞上幸南書房問詞臣論語柳下惠集註云柳下食邑名孟子柳下惠集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衆無以應又問朕記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其號號又何解衆亦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正文可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下一名後稽康鍛柳下在河內山陽縣然亦非地

名若號則非居非邑益不可解

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論惠見列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註以禽爲名季爲字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聖人之疑之也左傳孔疏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上開制科試士有謁閻者益都相公問六律是十二管非作樂之器三代後並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于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上虞徐咸清曰五音是五層聲原未偏頗何必取正特聲無所寄故借十二管附合其聲虞書律和聲和者合也非正也又問祇五聲則何得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清共九聲又有二變并一變清共十二聲而聲之高下始備因借十二月布氣之管所云十一月黃鐘十月應鐘者別其分寸自黃鐘九寸起至應鐘四寸零止取其聲以爲五聲高下之寄然且每管有十二聲即一管而旋用之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並不以律定聲正音之說實所未解其餘無答者

予於康熙丁丑住杭州客堂大病會臘月長夜不能寐呼兄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鑠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孺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祗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何也且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塗未嘗前年有門後年始有塗也乃以同時造軌同日行馬之門與塗多而一用少是城門二句反爲高子助一左証門軌之轍深猶之禹鐘之追彙抵奪之語竟變而爲附和之詞初不意從來講師何以各貿貿而不一察至於如此時兒子遠宗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踰月甫東沏滄桂先生見過舉似之滄桂善舉文且有講義行世亦躊躇未應去嗣後無有以講義來報者

古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比曰兩馬不可解據詰難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何故或曰儀禮贈士以兩馬謂乘車也此專以乘車言故但言兩則不然古乘車之數天子六馬諸侯及卿大夫皆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馬有云大夫三馬者雖不見禮文然於禮証亦有之唯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祗是士乘車數耳公羊天子駕六白虎通天子駕六馬則天子乘車是六降而方叔四騏韓奕四牡與行役大夫之四騑凡諸侯以下卿與大夫乘車皆四獨家語魯君以一車二馬遺孔子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皆指士耳此所云城雖未必卽王國之城然豈有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者若曰孟子身爲士故祗言士則孟子仕齊已在三卿之中豈得言論之間尚拘士禮誤矣

兎車田車喪車役車類皆出入國城皆是四馬則其云兩馬冤竟何指惟好學者審之

三家之堂

或有問三家之堂者予出大小宗通繹示之其人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一仲慶父一叔牙一季友也慶父叔牙以弒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

子禮樂世無此理且慶父叔牙一隧一繇皆季友一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共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何解耶

遷之有復者曰三家本異廟通言之曰三家之堂非共一廟也予遂作書與朱鹿田孝廉其書曰有言三家之堂異廟者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三家之堂是三家分廟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弒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於齊王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之文見於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立專廟僭天子禮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夫三家分廟禮固自有但此歌雍之三家堂則不是共廟亦不是分廟若是分廟則即以孟孫一廟觀之共仲逆賊以罪斥其爵其不得歌雍固已共仲之子即公孫敖也敖得罪奔莒死不許歸歸不許葬必其子立于朝哀請而後許之然猶不許以卿禮葬夫卿葬且不許許其作天子祭耶歌雍耶倘又降此則文伯之後竟將以天子禮祭孟獻子莊子直笑話矣初不意讀孔子書者

竟不識三家之堂又不意四書之不易解且如此

孟子定三年之喪

歲癸未春陳緘菴編修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客各問喪禮予曰僕亦有一問滕文公以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廉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嗜嗜曰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狂言乎時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喑者次日坐客有踵門來復謂魯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周公伯禽也不知此又出高頭講章之言然亦非是也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年夔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譏之成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胡氏猶以不朝周刺其非禮昭公居三年喪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則近代先君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宗國宗聖人之國亦不可解聖人指誰周公耶抑孔子耶若宗孔子則在春秋早已有宗國之稱如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左傳公山弗狃曰以小惡而覆宗國此時孔子尚在未必如戰國後之共宗之而其稱歷歷斷非孔子可知也若宗周公則開國元聖當列國共宗乃縣父兄曰吾宗國子貢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一似專指同姓之國爲言然且同姓宗魯魯不宗同姓總不可解

陽貨稱大夫

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有賜于士直稱陽貨爲大夫孔子爲士此可解乎曾子倪魯玉許道及值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弟因之以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溫爲帝而謂之重其罪者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也彼方納改玉之請正儕閔之逢迎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何嘗僭稱況大夫士相見原摯餽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大夫何難以非禮拒之如云夫子潛德過爲謙退猶之微服過宋之意則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初方請見不許拒之甚嚴亦何嘗稱有依違而反以非禮之餽俯首拜門是前倨後恭不惟非避患且適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以取輕也然而夫子以大夫禮報之孟子以大夫稱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註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視爲固然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與主忠信絕不相接忠信不指學若指學則威重反趨於忠信矣忠信又不是固學之由若是固學之由則不重不威又不當作不固學之由矣惟周章難明故近說分作四節一節是一意老說分作五節亦一節是一意其分五節者一重一學一忠信一取友一改過所云學則不固謂學則不固蔽故須學此孔安國說也若然則主忠信以下原複見在子罕卷何解如直分之爲愈也此倒底何解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周易艮卦象詞本夫子所作而曾子抄作已說亦不可解唐後儒者疑有脫誤而宋范諤昌則反謂彖傳大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以曾子此語有難明故也然論語集解又以此文連上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而不在其位二句又複見于泰伯卷總不可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

桐鄉錢曉城攷周禮爲僞書以孟子五畝之宅註二畝半在邑爲周禮作僞之一此本自坐舛錯以誣毀舊經大不足道然其說則先仲氏亦疑及之據集註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並非周禮且亦並不見他經此不過禮註中有百畝之廛爲國中之宅語因之漢食貨志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趙岐註孟子遂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此集註所襲文也蓋其制有大難解者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小城三里大城九里各有多寡而卽以中城五里觀之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間里居則四分之以爲四九三十六家之宅是二十五里統計所分雖至密亦不過九千家宅耳乃孟子班錄之制與周禮別今亦不從周禮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卽取至滅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不可乎可解乎不可解乎北城中有官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又當在里居外乎

又況禮註乖謬謂此里居在邑實爲農民冬月入城保城之計吾不知其語始於何人要是大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寇廊者倘有竊發敵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子使漆雕開仕

施少參講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可使漆雕開仕少參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而也客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韓愈文可以出而仕矣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處故可使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自衛且干進也而可乎少參無以應

無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無違正對孝字即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于無違之下則理即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既曰不違於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且理與禮同音既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直

笑話矣順治辛丑予與姜京兆飲胡司寇宅時司寇方爲江南副使有江西胡侍郎子在坐作酒明府令手一觴遍屬坐客有能于無違二字代一口語免飲各霑醉無能代者

學而時習之

學而時習之學作效解在爾雅荅頡篇以後字書原無此訓且效亦不可時習效兼善惡萬一效惡如左傳尤而效之效小人而棄之則習惡矣而可乎但此字有兩義一是虛字如學文學道學裘學箕是也一是實字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之不講學記七年

論學說命念終始典於學是也此學亦是實字自當實有所指乃歷考諸經凡學記至學夫子志學尚書典學皆不知何所指實即此開首一學字亦糢糊讀過究不知實解當以何字代釋之也此亦一疑案也

子畏於匡

子畏于匡論語凡兩見此是夫子蒙難一大關目豈有讀其書而但曰地名地名全不識爲何國之地者一謂是魯地則魯原有匡邑所稱句須爲宰者是也但夫子周游在去司寇出走之後係定十二年至哀八年而然後歸魯此時未能旋返游父母邦也若謂

是宋地則其說是莊子文而孔安國註論語引以爲據然考夫子去衞後止如宋一次卽已遘桓魋之難論語所謂桓魋如予何孟子所謂遭宋桓司馬者此是實錄未聞復遭匡難若然則夫子過宋當兩微服是笑話也若史記世家直指衞地謂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貌類陽虎因虎曾暴匡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于衞然後得去則陽虎與衞邑風馬牛不及焉能暴匡且寧武子仕衞在僖公年歷文宣成襄昭五公而後至定之十二年是在寧武時孔子未生在孔子畏匡時則寧氏族滅已久其間相去實一百五六十年而謂爲其臣而藉其解難直笑話笑話也乃有又謂在陳地者見集註卷首則更可怪夫子初適陳當桓司馬之厄是時主司城貞子未嘗畏匡其次適陳爲蒲人所沮雖蒲與陳近然又與匡人無涉最後則厄于陳蔡之間其絕非匡難又明白可據者展轉不解乃細按其文則集註卷首載史記世家原文而又刪改之世家云去衞將適陳過匡則匡在未適陳之先故是衞地以有將字在也集註乃刪去去衞將三字直曰適陳過匡則陳地矣是又不善讀史記而誤刪之者然則匡固何在

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

公山弗擾以費畔更不可解據集註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此大可疑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此時無公山不狃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費之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爲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弁洩而伸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召孔子與子路不悅之事

乃公羊穀梁全不載及而其事則又無他書可據究竟何解

有父兄在

客投考文爲有父兄在題其文大不流暢一似格格有物者初疑其人善屬文何便至此旣而思之曰題自難明文安得達時在坐者不解予意予便問聞是聞個甚麼曰據高頭講章是聞義理何故聞義理曰以他章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從義理講也然則此義理是可行者否曰可行何故可行曰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

稟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聞一貫必請曾晳仲弓聞不欲勿施必稟之騅剛之所生此又笑話也然而高頭講師亦自謂難遍謂父兄長老之稱而作文者亦遂依違其間支吾不決殊不知說自難遍不關此數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歷之學問非長老所得歷也凡此皆欲明言之而必不能者然則何解矣

樊遲請學

樊遲請學稼初發問時值禾中孫肖夫菰城江岷源在坐俱無定解最後問朱鹿田而得之然前儒亦早有見及者特未經指出耳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定非眞欲霑體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爲粗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爲璞屑則當啟之以大經大法治已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爲言已難遍矣且其申言重喚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中鍼乖鋒錯至於如此況遲仕叔孫獨有能名其在聖門亦在顏閔下有數之士而乃鄙之斥之以不明其書而反厚誣其生平豈可爲訓試問焉用稼用字何解

徹者徹也
助者藉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爲助徹分解若據春秋三傳則皆云徹者十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則仍兼助法其所云徹要是通助之義而集註徹法別有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十二字誠不知其語出自何書然顯與春秋傳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與孟子省耕省斂補不足補不給以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諸語全不相合既主此說亦宜畫一乃于請野九一而助節又註云周之徹法蓋如此則豈有祇一徹法而屢變其說了無定準若是者孟子云雖周亦助徹卽助乎抑徹者通助者乎請實解之

盍徹乎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後魯君頗重儒術故特來造請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已屬不情況告君之詞須有着落徒作君民一體語謂足則俱足此豈儒之見輕於帝王者而謂大賢出此乎哀公所問不足者用也用出乎賦從民與君邊言賦者與也有子所答盍徹者賦中之稅也賦與稅總出乎徹而稅則履畝而穫祇從君取民邊言稅者取

也故稅一稅二祗通貢法在鄉遂之間而賦兼用助合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聯九賦以足國用是此一徹法而或貢或助或賦或稅或取或與必有一的確經濟生乎其間是以春秋有兩書法一曰初稅畝一曰用田賦則前此宣公加稅也一曰用田賦則後此哀公加賦也哀公爲此問將欲加賦有子爲此答先請減稅則其與不與足不足之故自有實解何得以門面話溷應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不知是喪親是喪子今高頭講章皆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其說無據惟孫奭疏曰其子死也然亦不解何故往以問朱鹿田鹿田曰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又稱子路有姊之喪是其姊死經有文例焉可亂道此說甚快但公行氏雖屬貴卿然祇是子死焉得使盈朝赴弔致右師孟子一賢一幸皆至如此此時誰後誰主喪弔喪者抑弔主者世饒知禮又豈可漠漠無一解也

者泰人之炙

者泰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此告子自爲分別之語而我復以此應之是附和非折辨也且於夫物則亦有然者也亦全無解說何也

冬日則飲湯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集註曰即嗜炙之意固齟齬矣且使難者進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舟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由使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夫子教子魯之闕門亟無食采焉得有廩餼芻粟可待須給且其請由入量寡多即司財之宰也漢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止主饔飧不主財用想夫子當時未必有此然且強請強與任意不顧以爲夫子之粟與則夫子與少冉子安得與多以爲冉子之粟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百斗是不惟冉子未仕已自富於周公必無是理浸假有之而既欲私與則不必請既請而再請則雖欲私與亦斷不得多術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吝耶其所失將不止繼富一節爲可議也何謂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可以仕故鄉人升俊士司徒升造士不過使之入鄉學入大學必至學成之久而後司馬論官則已在二十三十之後故曲禮內則皆曰四十始仕此年限也若周禮司徒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則但升鄉學以入國學之期其云三年者特以兵農諸大政皆三年比較謂之比要而升造之期則亦以此爲斷然是升造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以就傅之年計之則三年祗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三年尚未小成焉得志祿

宗廟饗之

大孝章宗廟饗之章句無解大全東陽許氏謂此宗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卽位祀舜爲宗此是杜撰之言按國語與祭法皆云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未嘗云宗舜也且此宗字與祀舜爲宗之宗皆是宗祀之祭不是宗廟古者祭五帝于明堂以開王之宗配之始謂之宗如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況此宗廟饗所以誦孝若宗廟饗舜則與舜孝何涉又況此句與下章同文周立宗廟亦可云從武王身上說但饗武乎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二句不可解集註心有所不安但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請問心如何不安心既不安則氣如何可助心且氣是何物必欲助心將如何求氣法此際不容綰龍說過便了時東陽盧元俌盧子遠嘉興陳自曾同邑莫蕙先樓象明十餘人在坐各無以應又次日江山洪孝標山陰何道生兄孫詩五人在坐亦無以應越三日取大全來看則朱子又云如念慮之失但當求之於心而不更求之於氣夫不求於心告子所自言也今反曰當求之於心是解告子語而反其所自言不可也且何以求氣仍不解也乃朱子亦自知難明又云假如應物有差失接人有差失皆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自當悔過謝愆以補之夫此氣即周身呼吸之氣事接人何以全藉此呼吸之氣即以此呼吸之氣應物接人何以有失道且既已失道自當仍從此呼吸中求補差失何以但悔過謝愆便謂之補便謂之求助此皆不可解者

無暴其氣氣壹則動志

暴氣即是氣壹然亦不能顯然言之且氣如何是暴

如何是不暴亦仍無解者孟子以蹶趨動志舉暴氣氣壹之一端然請于蹶趨外再舉一端亦並無有子曾于蹶趨外更求其說但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分便是暴氣則愈不明白夫只此喜怒而得當是志過分即是氣則志之與氣總是此一物全無分別何以知得當屬志不得當屬氣且當喜當怒是志爲政喜怒之過分則喜暴喜怒者其所云過分是氣自暴與蹶趨之暴其氣過不同也且蹶趨則暴氣暴氣則氣一故足動志若喜怒過分失中而已志何以動過喜則動志將不及喜便得志耶且喜怒是情以春秋傳言之則即是志人之六志受天之六氣以生是氣生志非志生氣也且是天之氣非人之氣也乃不學之徒東揩西捂謂蹶趨可動志則必是耳目手足之屬遂有以謹步履慎視聽爲不暴氣者吾不知耳目手足何以可餒可剛大可充塞天地將天下有浩然手浩然足者此又一笑話矣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學不厭教不倦四書凡三見其在聖仁章則學誨承聖仁祇一事也孟子雖無聖仁句而引書在聖仁章

亦即此一事也惟此有默而識之句而上下不接集註直分作三者則又不可解默識是何事祇是默識不過學中之一端安得與學誨爲對待乃附會其說有謂默識是知學是行者按識讀作知集註有之但知不得言默天下無知識而可有聲響形諸外者若謂不藉人講求則人自不言不可謂已默也默在人不在已也有謂默識是心學學是身學者則集註有云默識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者有所記之物非心存也猶中庸施諸已而不願有所施之物非施已也記心非心存卽不得謂之心學是學

加身字尤屬添出則但列三目而欲明明指其一亦未易事也

陳其宗器

宗器不知何物章句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諸器當之便不可解考赤刀大訓諸器見尚書周禮名曰玉鎮又名大寶器不名宗器惟大喪大饗則陳之故顧命陳此器大禘大饗陳此器在春秋時祭並無有也且禮器各有名物不得混稱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則在諸經原有宗器二字而以大寶器當之可乎則何物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時食亦不知何物章句以春行羔豚膳膏薌夏行腒鱐膳膏臊四句當之更不可解

考此四句是內則膳食文在周官庖人內饔亦見之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原名饈食故四句皆有膳字謂肉之煎和可供饈飯者非祭物也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饗也今膳者煎和也鬼神有時食如王制時薦明饗煎和乎乃或者又謂禮原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此則較章句稍有引據然又是薦禮不是祭禮春秋本時祭其所云薦即薦醴薦羞之薦非薦禮名也且祭物有定數矣鼎俎鉶芼各得限制自迎牲薦腥薦熟後猶是庶牲而烹之爲鼎聶切之爲俎和菜而羹之爲鉶並未有加于庶牲外者即陪俎附俎稍有增減亦不過就牛羊豕犬等而燔炙之或膚腊之誠不審何等時物且用之何時何所何薦享之際此豈容貿貿無一解者

嚌奧嚌竈不知如何嚌法經無明文集註以五祀祀與其嚌於奧寧嚌於竈

竈之禮解兩媚字謂禮凡祀竈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自此註出數百年來皆奉爲不刊之經不特是書必如此解即祀竈之禮亦安敢更有他說而竟不然者予嘗疑家室之奧爲男女寢處祖席猥褻之所豈可祀竈後考禮註知逸中霤禮文明云凡祭五祀俱在廟始知家室之奧果不可祭然猶疑設主其所必家之爨室祭于奧者然後是廟室之奧及考月令祀竈禮則直設主在廟門外之東首以祭廟時必設竈陘在廟門外之東所以安鑊而熟腥牲于其中故祀于其處連非家之爨室若所云祭其所者即禮器祀先炊之人所云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銼者據特牲記註亦是祭廟時至尸食竟而祭爨神無祭所之說然且尸與中霤其迎尸祭奧在廟室之奧而門行與竈則皆在廟門西室之奧則集註所云奧有常尊者不惟非家奧并非廟奧廟奧常尊門奧不常尊也吾不知其孀奧者將何以媚也豈合此又別有媚奧法也何謂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

并有仁焉一問原屬可疑惟知聖學者則此即忠恕一貫誠意去惡不自私自利以至大學絜矩中庸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物皆是一串
故先仲氏云初疑宰我亦聖門有名字賢哲何便迂遠至此及通讀四書始知與曾子爲人謀子貢博施濟衆夫子老安少懷禹稷已饑已溺孟子獨善兼善同一千聖相傳最切最要一實在學問而窮極到底因有此問是以集註云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此奚落聖門太過苗不如孔安國云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爲最當蓋宰我惟恐人有陷害未嘗憂爲仁有陷害也然可逝不可陷在舊註今註俱自明白惟可欺不可罔則從來鶻突豈非之有人仍是子虛作欺人語耶抑否耶集註既無解而大全或問則謂可欺繼可逝朱子亦以爲是然又云可逝是就一事說可欺是總說其理然究不明白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泰山明堂不知所在惟趙註云本魯地而後爲齊有然亦不註所始并不解何用以爲巡狩耶則燔柴祭天壇而不屋明堂焉能柴且柴主上帝明堂五室主五方五帝即有祭亦不相合也北西南諸嶽無有也

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聽政朝寢自有定位未聞周王聽政在東魯者即四郊迎氣十二月聽朔在鎬京自有明堂即東都明堂尚不之及而謂有周共主必

四時東幸十二月遷魯以頒政于十二堂謬又謬矣

況王政者王者之政乃專舉文王治岐爲言其立言之意亦必有在而世俱忽之此何故耶

知止而后有定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止非空止即在止于至善之善也善必始乎知而后進乎行則始曰知止即是知善繼曰能得即是得善知善則不捨善以著善得善則必由學修以幾于盛德至善此在大學後文原是一串但舉其要者提領之而解者沒去善字遂至汎言知得似于致知誠意別有本始而大學功次竟兩岐矣試觀先后三節其功次秩然纍纍如貫而攙此節于其中何以解之其後羣儒競起如王柏葉夢鼎董槐吳澄輩皆不契章句補傳欲攙此節于知本知至之前謂之釋格物致知而明之蔡清又欲攙之於則近道矣之後大學割裂殆盡落是誠意是致知必有能解之者

與下大夫言

朝與上大夫言孔註云上大夫卿也與下大夫言則並不能解嘗以此問張南士云下大夫之名見于王制然考王制註亦不大了據云列國三卿皆有下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夫五人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天子六卿爲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官侯國置三官而不敢居六且又取三等之次居之如冢宰司徒是一等而不敢置太宰祗居司徒是次也然而上大夫卿但有三官而于諸大夫中則六官備具謂之下大夫如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馬下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下有小司寇小司空二人共五人謂之下大夫五人其祗列五小而關小宗伯者仍不敢備六以與天子等也乃予則又有疑者從來大夫之名上可以通卿而下可以通臣宰皆兼大小正貳爲言此五人五小卽卿之陪貳皆臣屬也顧又有不然者如魯之三官則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卿也乃有公子翬求太宰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則皆是上大夫皆不稱小是下大夫中原有上大夫在其間故孔疏云上大夫是卿則下大夫中當又分上下先仲氏嘗言夫子爲小司空是爲孟孫氏之下大夫及爲大司寇則始進爲卿而特加大字爲上大夫以爲此下大夫原兼上下二大夫而爲言者也然而上大夫臣屬不升公朝必進爲大夫而後可共立于朝宁之間如公叔之臣大夫僎必後爲大夫而

始曰同升諸公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悝之臣而既爲大夫然後曰新升于公今儼然在朝則是升公之大夫其于王制之下大夫中或正或貳或大或小不知何等且不知夫子是時其于上下大夫當身居何等雖孔安國不能証然豈無証之者也此豈可畧也

謹按王朝小宰小司徒諸官皆中大夫爲之似侯國五小稱下大夫者原是降等故有謂夫子爲司寇加以大字即不在五小之列然又與孟孫氏正卿分作正副則與上大夫卿又稍不同或者如王朝以中大夫作六官之副故此分上下而夫子身厠其中當是中大夫但侯國中大夫不見禮文因亦未敢遽定爲必然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世祿有兩說一謂世祿即世官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証世有祿位也古祿隨位解觀國語范宣子歷序世天祿永終亦作永保祿位解觀國語范宣子歷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不是不朽正謂世祿者世爵之別名也然而世祿滕固行之與井法何與以爲封建與井田相表裏行世官即是行井田所自始也一謂世祿是世卿大夫

子弟世世受祿據禮証夏制王國世祿侯國不世祿王制云內諸侯祿又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是也商周則中外卿大夫皆得世祿祭義云殷人貴富注臣能世祿曰富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故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是也然而春秋世官不世祿而此反云不世位而世祿固已難解且官族煩多既使食其采地至有過而後奪之如周制副卿祿仕田之類當亦必有限制或以世殺或以親殺使邦甸土地足任頒給於禮文茫然即禮証亦周章蔑略並無成說而集証則云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其祿則既非世官與畢命世祿之家叔孫穆子所解世祿俱不相合而且詳於授官而畧於給采并不知其語出自何書必欲使世祿二字瞭然貼著于人間亦未易事也

虞仲

四書証姓名多有顛倒人祖孫父子者曾西即曾申本曾子之子而証曰孫虞仲即虞中本仲雍曾孫而証曰仲雍是也但曾西証曾子之孫直是誤証無可解者若虞仲証仲雍則雖是誤証而反費論說仲雍

係泰伯之弟同逃荊蠻繼泰伯爲君此商諸侯也及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則然後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爲吳君繼泰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於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卽仲也是虞仲之虞以封虞得名猶毛詩稱泰仲尚書稱蔡仲繫封國以爲號者雍不封虞於虞號乎何有然而左傳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直以虞仲代仲雍矣然猶曰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由於太王之昭猶之稱魯衞毛晛爲文王之昭周公不之魯而以封國爲文昭魯仍是伯禽虞仲仍是中原無誤

也及讀漢書地理志引泰伯至德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卽仲雍而後之爲系譜者証左傳者皆曰仲雍一名虞仲且有隱相巧証者按系本曰吳孰哉居蔣雒而宋衷解之謂孰哉者仲雍字也雍本熟食名而孰與熟通因取爲字其說已怪然而吳地記曰仲雍之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一地一山與一字一名恰相脗合是當地之名熟果以字熟而山之名虞眞以虞仲爲雍名也與此何解與

又有顚倒人兄弟名者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集証

曰小白兄子糾弟管叔是兄周公是弟而趙証曰周公兄管叔弟其謂小白兄子糾弟者則直是誤証不必解也何也以諸書有明証也若周兄管弟則各有所據似亦未易猝辨者孟子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即史記世家亦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而趙注則曰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直顚倒矣然而孔安國証金縢亦謂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管以此質之張南士南士亦謂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統庶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周公稱魯宗國三若尚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爲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爲公次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証非無據也其孰是孰非亦繄乎未有定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

夏后貢法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在禹貢所載甚明謂田賦九等必比較豐凶以定高下之則此謂立九

賦之等有然非謂初間計豐凶久以後豐凶便不顧也乃曰凶年糞田不足則必取盈又曰使民終歲勤動不足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則殘虐特甚唐虞三代皆有荒政豈夏后立法獨無周鄒賑給并薄征散利諸典見于司農（薄征即後之捐租散利即後之發粟）若然則省耕省斂補不足與助不給所稱夏諺休助者孟子自矛自盾矣此豈可無解而因文立訓漫無識察如此若謂此貢之流弊則雖徹與助誰無流弊而獨以貢言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似乎舍此（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無可訓者然潔白何指耶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淸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況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祇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皦然泥而不滓語同仍是高潔意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

四書索解 三

蕭山毛 可齡 字老晴 又名甡 稿
朱棣鹿田 江發岷源 校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

子避人崇仁縣時駱叔夜明府同陳石麟進士訪予東明寺聽予讀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叔夜曰辟焉句如何住得辟了後是如何予與石麟俱不能答既而讀故好而知其惡句叔夜又曰故字如何接得下又不能答次日予過石麟許石麟出康

成註并集註同闔康成以辟作譬解言以身取譬也從好邊說集註作偏僻解從惡邊說然于故字上焉字下宛不能住亦不能接下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孝者三句不須解但以註說觀之則上老老三句明有三上字三民字反只說意義孝者只三者字反當說人故有以孝弟慈與事使統屬一人者則其人祇一事君使民之人與大學之明明德于天下而先治國與齊家者有異也若以孝弟慈屬一人事使又一人則在孝弟慈者有三輩人在事使者有四輩人紛紛聚訟嘈雜極矣必不礙大學又不嘈雜亦須有說以處此

父母惟其疾之憂

問孝而以父母憂疾答之不可解若謂父母愛子故子當孝則父母愛子何所不至而止以疾憂已疎矣況武伯問孝是請孝法不問當孝不當孝也且父母當孝不論報施若父母愛子而子當孝是報施也萬一父之憂子疾如第五倫兄子往問而已子不往問將子便不當孝耶況有虐子者耶

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畏匡章極不可解吾以女爲死何故突以死爲問子在同何敢死何以知子在且死則何以有敢不敢往在廬陵講堂吉安鄉宦張貞生長沙舉人王岱謂子之一問恐預備赴鬬而死而宣城高阮懷非之曰赴鬬必按劍子畏蒲時家語載公良孺以車五乘相從且有兵器故可鬬顏淵無是也且鬬亦不期必死若詩師死則亨必死之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即忠臣殉君亦必有益于君如北宮黝死亦死則止徒人費子車氏之流聖賢所不許也時四座愕然湖西施使君即起坐長揖曰若胡氏請討

復讎之義當如何阮懷曰此更不必然者天子不爲匹夫復讎周天子僅亦守府時已無方伯將欲誰告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虎陽虎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陽虎之讎認爲已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興師問罪則匡人有辭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字逐句皆有着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則即此二字自有解說今于夫子顏淵一問一答全然不曉當日之義但曰子在而不鬬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鬬而返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

闕耶抑已之耶時座客皆離席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遂約次日再會以各陳已見因相視嘆息而罷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則改死字爲先字似于文稍順然祇以後先爲詞則意旨疏淺無義理記者多事矣此皆不能解經而改經以爲說者（解見聖門釋非錄）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管仲不能死又事讎夫子不責其不仁亦已矣乃反以死事者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盡情弁薄誠不可解然此一言者出于聖人之口記于七十子之乎傳之數千年顯顯白白雖稚子無知亦必剔心剔腎刻求其義乃集註引程氏之說以爲之解謂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仲可不死且可事桓若使桓弟而糾兄則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其言侃侃然理直而氣闢想夫子亦豈豈矣乃歷考諸書則桓實是弟糾實是兄夫子此言正是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如之何如之何向使程子不深考而作此言是誣聖人也使亦知考據明曉顛倒而故作此言是直詬斥夫子也名忽可弁薄夫

子不可詬厉也匹夫匹婦可當反覆不忠不可當也然則夫子此言程子誤解也宂之當何解也

按子糾兄小白弟歷見春秋三傳及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尹文子古本越絶書凡春秋以前文字皆曰桓公弟子糾兄且曰桓弟殺兄惟荀子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而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語改殺弟以返國韋昭註云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其他無有稱子糾弟者

史記漢書載薄昭上書事而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劉向說苑尊賢篇曰謂桓公仁義乎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當仁不讓于師

當仁不讓集註謂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此言甚明但仁既自有則爲仁之功但當勉已何嘗有讓人而故自弛者且當仁當字極不可解當有二義一當值一擔任也仁存于心未有人心而適相值者亦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則祇一當字已無解說況遜師也

鮮能知味也

中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似不需解者然亦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可解人無不知味者據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氣而首發之爲五味是人之飲食皆因地之知性以受天明察純以知覺爲事焉有飲食不知味之理大凡人不知味必其不食人不學不知道比之不食不知味故學記曰雖有嘉餚不食不知其味也此易解也若食而又不知味則必有別用其知者如發憤忘食知在好學食旨不甘知在愛親三月不知肉味知在爲則食而不知其味此亦在聞樂大學所云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此亦易解也至於嗜味有不同而知味則一如同嗜則同知其味世有好饞誰不知之孟子所云如使人之嗜

味性與人殊則天下何事皆從易牙之味此又易解也即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芰文王嗜昌歜曾哲嗜羊棗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此亦無不可解也乃曰莫不飲食則盡人言之也曰鮮能知味則是不知味者多而知者反少也此則大不可解者而舉世之人自南渡以來六七百年間帖然安之從未有起而疑之者是人皆知味反曰不知人皆不解經反未有知其不解者予謂子路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眞匪易也

夫子爲衞君不可解爲者助也豈有拒父之君而可助之者然而冉有疑之子貢問之則在夫子當時作何助法見于意耶抑見于事耶不可解也然且以夷齊入問而卽決其不助則豈有一爭國一讓國尚須比較而後得決者且卽此一問亦何以見得不助不可解也

幼嘗講學留軒座有問及者蔡子伯曰此在公羊傳有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此可助也然而齊廢父命夷廢先公立長之命而俱稱賢然且各廢國事而各不以爲怨此可不必助也衆皆稱快獨張南士又曰此公穀有誤者春秋公穀不見策書與本事多不合而其書則尤早出于漢世故漢儒多采其誤若據本事則衞靈兩命公子郢猶是私命至立後之告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而謂輒有王父命乎然不終其說而罷及予在蔡州觀春秋經文及左傳策書知衞人與夫子皆有實爲爲衞君之事與意與父命王父命諸論絕不相合深嘆南士有學而特於論語則終不可解據策書在定公九年衞靈薨景怨晉之久以齊魯衞

爲屬國而世責朝貢遂同謀叛晉邀魯共事而晉趙
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之在邯鄲者實之
晉陽以絕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即遷遂殺趙
午因之午之親中行范氏叛據朝歌朝歌圍之當
是時衛靈齊景與魯定同救朝歌而不謂是年衛世
子蒯聵得罪南子而奔宋反遠依趙鞅轉而拒衛已
大變矣至次年定公死哀公初立仍于哀之元年與
齊景衛靈三國伐晉而不
虎計借納蒯聵以伐衛喪
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
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

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納君亦定無拱手
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爲齊魯衛所共雖衛礙
世子齊魯不礙世子也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
無不以拒晉爲能事者然又不即拒至是年之秋齊
衛二國使鄭師輸粟以救朝歌此靈公未了事也乃
鄭師擊趙鞅幾死而蒯聵反戟舂擊大呼先王先
公以救之敗鄭師于鐵按靈公此時未葬無謚左氏
過信晉策書于內傳稱呼汶祖襄公于外傳稱昭考靈公亦誤是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并
爲衛先君乃又遲至次年齊景遣師來而後衛人亦
遣師隨之同圍晉蒯聵于戚是衛人爲君雖見成事

吾猶以爲相助之不早也若夫子之爲衛君則其意顯然春秋哀元年書齊景衛靈伐晉二年書衛靈公卒卽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年秋八月又書晉荀瑤帥師與鄭師戰于鐵鄭師敗績至三年始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其歷惡鞅蒯聵爲衛明見簡書所謂無其事而有其意者其後哀八年夫子還衛且與出公相周旋亦皆此意乃論語直曰夫子不爲吾不解也且其所云不爲者又祇以讓國之安心與否爲言是豈伐喪納戚時國命呼吸固不當讓而後此十二年中太子居戚或當不待其興變而先

揖讓而避之也與然此等事旣無書可考無成事可引據而聖人精意則又隱諱而不得發故曰眞不解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喜怒哀樂皆中節必動察而後得之近上蔡張仲誠爲中州理學儒者謂心意有動察性情無動察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卽性所發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可察而後怒哀樂可察而後哀樂者喜之所發一察便不能復喜若能復察則爲喜矣故夫子不動察顔回而不知動遇舊

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苟動察則脫驂之贈不可已而亍向亦體驗之而深信其語然而君子慎獨與中庸致中和宛作何解請各思考之

子貢問仕
子路問成人

征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有守使不受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患難患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超而上之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節概赫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一說今之成人上有

日字當是子路語然于經小人節又說不去矣）不若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至以行已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夫行已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兩耳兄夫子不舉大舜之知伯夷之廉而舉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若此者其一定意旨當必有在所藉有識者之切示之耳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將葬而始歸裁葬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卽出不終喪而爲齊卿者此是何解據夏商之制
有父母之喪則三年不呼其門故曾子曰夏后氏殯
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謂卽有未了之事亦于
葬後盡致之惟周人不避金革而再期之後卽可從
政母論孟子答卿原無未了之事卽冠戎金革不涉
先生且殯次門內葬次門外亦居喪要禮孟子方教
滕文行古制居廬不言豈有身甫三虞而卽可離門
內外者

明儒郝敬求其說而不得乃自爲解曰禮凡尊者有
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斂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
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遂之賜拜于葬後是時孟
子仕齊喪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遂而孟子以棺
中之賜不卽往拜至三月歸葬之後然後反齊而拜
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於嬴者禮衰絰不入公門
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望鄉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
至齊遂于境上嬴邑爲壇位成禮而畢然後反魯此
在漢唐宋以來二千餘年無解者而一人知解之卽
是聖人之徒惜其言之仍未確也

據云孟子喪母王必以卿禮來贈含遂而孟子以棺
中之賜不卽往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耶小記有國

君爭臣之文禮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衞靈弔柳莊齊莊公弔杞殖豈有齊王不弔孟子者卽遣人來弔亦君命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況含襚有二禮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賜物而拜君命耳若謂棺中之賜者謂不拜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出自何書況蘧在齊都去齊都三十餘里卽春秋所稱公會齊侯于蘧者卽是拜賜亦不當如是之遠也且禮衰絰不入公門非謂不入國門也若爲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非喪禮也

大凡說經忌杜撰郝氏于諸經非無見解而往多杜撰不惟不能捍經反足爲經禍此固大匠信者但此節自郝氏解後從無問及亦屬憾事嘗謂記者每記事必有詞例事不能解或卽于此詞例求之自者從也此言自齊謂母喪自齊抑謂孟身自齊與反者還也葬後有反哭之禮謂葬訖而還哭于殯所也此所言反當還于母之殯所與抑當還於孟子之客所與吾皆不得而知之也且葬非徒葬而遂已也藍之前有養疾升復斂戶殯牆諸節葬之後有卒哭作主祔廟還主諸節若孟子在齊而孟母在魯則豈有不赴

養不送死至臨壙而始歸者又豈有不反祭于母之室不守主于母之寢而一葬而卽可置諸節於不問者則其稱自稱反必自齊必反齊夫豈無說而云然者耶何也

孫叔敖舉於海

孫叔敖非楚公族杜預服虔註左傳誤以爲艾獵與爲敖令尹三人爲一人最是可笑孫叔本蔘國處士楚莊王滅蔘而後用虞丘之薦舉以爲相並非爲氏其誤以爲敖爲孫叔者以敖名相同且同見于泌之戰而又誤爲艾獵者以宣十二年孫叔戰泌亦是令尹兩年一官必是一人而寧則泌之戰孫叔爲令尹帥師爲敖爲太宰僅典軍政兩官兩事然且爲敖典軍政指前時入鄭言不指泌戰故有謂爲敖此時不在軍者其以叔爲敖本屬誣妄卽使孫叔是爲敖當亦不是爲艾獵何則爲敖與爲艾獵又非一人也若艾獵本司馬蔘賈之子而艾獵之子馮又爲司馬直是世卿此與孫叔薦舉爲相并其子貧賤負薪楚莊感優孟之言而始封以其父之食邑全不合也故孟子特加舉字編諸伏處之列校之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

歷有明據特諸書稱期思之鄙人期思本蓼國與蓼相近而後入于蓼故封蓼寢丘其在西漢地理志名寢縣在東漢郡國志名固始侯國去海數千里並非海濱乃曰舉於海何也

百里奚舉於市

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此是繆言故孟子不許然其說自可解者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養牲也國語周王子頹好牛奚少時以養牛之術干之是以養牲干進也惟五羊之皮則實爲秦繆贖奚之物秦紀晉獻滅虞以奚媵于秦而奚逃楚鄙秦繆以五羖羊皮贖之而舉以爲相故當時稱五羖大夫以爲此五羖羊皮所贖官也然而非舉于市也或曰國策曰舉之牛口之下以養牲言不以贖奚言然而亦非舉于市何則田宅參商市販裔奚雖飯牛顧未嘗販牛也市何也

費惠公

費惠公小國之君何據戰國無費國惟魯有費邑爲季孫采地然並無稱君公者或謂戰國魯哀降魯稱費此大謬說毋論世家所載自哀公後歷戰國九公而後魯爲楚所滅卽孟子稱魯繆公昭然也或謂季

氏入戰國子孫居費遂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則亦無據從來大夫食邑但入其賦稅而不居其地孟孫不居郈叔孫不居郈季孫焉得獨居費卽他書姓譜有瑯琊費氏梁相費君是季氏之後然祗以食邑爲氏如趙衰氏原展禽氏柳下並不必居其地也然而稱君稱公稱國者客嘗以問予予漫應之曰古都邑與國原可通稱如商國曰商邑王國曰王都類而都邑之長卽可稱君稱公如舜稱都君齊棠邑之長稱棠公類況費邑稱君其來已久觀劉向說苑謂魯人攻劉曾子辭于費君費卽費也是在曾子時費早稱君不必惠公矣乃其中尚有可疑者前文百乘之家是孟獻子也邑雖稱國不得加于孟孫氏今儼然列作次第百乘之家遠不如小國之君則何也然且呂氏春秋有云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豈有季氏一邑而居然與鄒魯滕稱四國者則或別有一小國如顓臾邾極參列東方未可知也況夫子墮費在定十二年與哀悼相去不遠既已墮之而毀其城夷其宮收其甲兵焉得曾子居劉而卽有劉國君臣主客周旋之事其非季氏邑又鑿鑿可知也然宛何據也

衛孝公公養之仕不可考孫疎謂即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公養實據然前文明列靈公爲際可之仕孝公爲公養之仕豈有兩公而可以一公兼兩仕者此不惟無此事例且并非文例也若集註疑是出公此最可信夫子哀八年反衛正值出公周旋子貢所云爲衛君子路所云衛君待子爲政正在此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間尚有衛侯輒及

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聵諡莊公般師與起皆隨立隨出不立廟諡則孝公一諡必是出公但出公拒父而反諡曰孝似乎譏之然古有貶諡並無譏諡當衛拒戚師原是拒晉不是拒父故晉師既去太子云入保而即安于戚越十二年未嘗一拒太子而反爲太子所逐是爭國在莊公不在出公也即出公奔四年必待莊公死後公子起又奔而後入國是後此出入亦未嘗于父子間有所爭也故衛人皆爲出公而子路子貢高柴輩亦同時仕衛而夫子不使之去意者孝公之諡衛人表微而他書軼之孟子獨存之

者與論世難明全藉考據此所待乎鉅儒之考據復解之豈細故與

四書索解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又老晴 稿

胡紹安國期 凌紹頤繼滄 較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不惑知天命自有一實在境地非身臻其域者原不能舉似親切但集註以事物當然所以然解之則倍不明白從來六經言學並無有以當然所以然作功候者且當然所以然不過是事理二字學者行此事便當知此理項刻了當不待轉盼且有知其理不能

行其事者豈有昌昧行去遲久方曉之理若然則章句解大學格物爲窮事物之理其功候在誠正之先所云先知後行者此何以獨在行後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此又俟之四十五十是自矛盾也況其所云當然所以然又分別不清立是行當然不惑是知所以然知行與事理俱了當矣乃其註不惑曰于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而于物所以當然之故則于行之後先有非事非理之知在所以然之前而于知之後則又有所以然之故之理在當然之理之外吾安從知之

又況天命二字自有確解中庸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天之所以爲天蓋指至誠不已所謂文德與天德也則命本天之所以並非事物所以且祇一層功夫無兩層功夫若僅以事物所以將流行賦物認作天命則湯告衆庶即曰惟皇降衷順爲常性未常曰民不可使知鄭子太叔論六情明明言好惡喜怒本天之六氣所生並不俟四十五十始知得也且所以爲天即是此天不必分別嘗疑集註解民可使由二句謂由理當然不知所以然祇一理而有當然所以然之分今益茫然矣即所以然之故不知所以然

是天命故是天命總不可解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耳順從心所欲亦不可解集註以耳順爲知之至不思而得也從心所欲爲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兩下比合非不斐然可觀亦思不生知安行之事何以至六十七十始遭此境且不思不勉一齊俱至必不思而得者十年然後能不勉而中亦必無之事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集註不解作字但曰妄作妄作是作個甚麼作事耶

抑作文耶按作者造立之名天下造立祇兩種除作文外總是作事然須着一邊故漢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以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爲發明此亦無不可者但不從其說則亦應直註曰作者作事也溷則無可解矣且此但言作未嘗言如何者作之之法毋論作事作文必須有如何不能如何亦須曉作之之法作事耶則必廣聞見審善惡以濟其事作文耶亦必需廣聞見審善惡以資其文此雖非知而作者然亦次于

作者之知蓋所云次是如作之次非次于知也近講師以求知立說全忘却而作之三字豈通解與遠宗曰觀多聞二句微近備籍其詳見略聞又頗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相合故漢朱雲傳贊云世稱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文矣但無定解耳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不可解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君待臣無言忠者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則忠信者民之事也即又有忠信之長語亦就臣之爲師表者言之若謂養士之厚則指平日教士言並非祿養周制班祿有等最下是士祿與農民口食庶人在官廩給同其差次未嘗厚也且祿定于位自上卿至下士皆有一定並無畸輕畸重之典如謂先王班祿準之官民如其常制即可稱重則所謂重祿者在先王班祿時已重之也將所謂忠信者又是何時先王忠信乎抑後王忠信乎九經曰勸士誰勸之乎

嘉善而矜不能

中庸嘉善而矜不能章句無証以遠人行旅偶出其塗原無有旌別淑慝之典可藉考據然亦須有着落

且經無晦句既稱明經則更當力求其義使之可安乃大全小註直以游士當之夫春秋以前有開民而無游民游即斥之兒已稱爲士則自入塾就傅以後凡居處游息不出校學惟遵教見擯者然後移郊遂而屏四方他無是也兒遠人如聲簡公好遠人列服以異國爲遠人如遠人不服類若遊士雖不遠千里然無稱遠人者九經遠人漢儒以蕃國諸侯一項當之宋儒增賓旅則賓已在朝聘中與遠人無涉兒游士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足食足兵與民信列爲三者不可解若集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則益不可解兵食民信唯漠不相須故稱三者若民之信之由于兵食則二者矣且惟漠不相須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倉廩不實武庫不修而欲使教化後行而信民將如之何

必不得已而去

必不得已而去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難處別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凶一荒可

稱不得已之事他即無有矣特此二事若在荒札正需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既實武備既修而反從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極到底此處亦須討一着落不知所云去者是既足而去之耶抑此在行政之始兵與食原未曾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凡事須體認天下有兵食足而不得已之事斷無去兵食而反得已之事則既足而反去之固屬誕妄然但不使足則何以先必且是且何以不得已事必剛在未足之前萬一既足而有不得已則又何以處之此非不使足三字可糢糊過也

於斯三者何先

民無信不立

三者求先去則必民信亦可去特先後間耳不知民信當如何去法此亦千載來無疑及者

民無信不立

民無信不可解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立字何義至講師增曰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則此立字是立身之立百姓無信何難直立天地間此與士人較量品行必俯仰無愧作不相干也乃集註又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而且此一信字又似民信

又似君信不知誰信信且難明立又安論矣

去兵

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即兵也民不去即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禮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郡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給使不一即喪祭蒐狩外或佐兵甲且以助輜仗輦輦諸役而不立兵名並無有一兵在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即有烝徒增增列于車外而晉霸毀車爲行吳且興甲士以爲徵行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車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加于丘何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是兵民之離起于叔世去兵之說全非古法集註並不註及而夫子論兵則又不當直以春秋卒乘爲訓此千古疑義不當概置之不問已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而道問學節不可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以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

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乃不知何故以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不可掩也然且上截存心下截致知學者用功不知從何一截下手乃爲之說者又曰致廣大温故二句是知極高明敦厚二句是行則既已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如九衢然欲求一入德之門有頭有緒亦難言之矣此中庸君子誠之者一大要功果宜如何必有能解之者

妻子好合兩節

妻子好合兩節自然是承應高遠自卑邇之意但集註混註一句並無分別則以高卑言之父母而妻子兄弟卑其爲自卑意原可解也若以遠邇言之則謂妻子邇而兄弟遠已於倫次有乖迕矣如謂父母遠而兄弟妻子邇則直是悖逆無道之言恐非子思所敢出也或曰此當分屬以妻屬高卑兩相承應則離逖兄弟密邇妻子其在秩敘五品者亦必不然

舊本以作者七人句連上賢者辟世四句統作一章故從來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特明註七人在漢晉儒者不無太鑿然既有數目則亦當考求其實不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並無經據亦只是漢儒融之註何以婦人爲文母爲邑姜必斤斤較定也若程氏謂作者謂聖別引舜禹諸臣黃帝堯舜氏作諸作繫聖人作而萬物覩神農氏作字似較親切然必作者謂聖明明有創制顯庸開物成務公然傳世者即不能鑿指其數若祇典起在位以振爲作如尚書作之君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之作則又何止七人矣每欲于此審其實有不能者包咸註七人在論語即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儀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七人即逸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蓧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史記七字多是十字所誤以篆文相近耳）朝聘以時

征入館時值康熙己未上計行覲禮侍班禮畢同館

諸君陪益都相公憩萬柳堂益都問朝聘以時予曰漢唐儒者皆不識朝聘之時況今日矣益都咈然曰朝聘大事且尚書三禮多載之豈有漢後都不知其時者顧徐華隱曰章句如何華隱舉章句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益都曰此得非時乎予曰此是王制文然雜舉他禮並不知爲何代典制此在先儒有非之者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直見之聘義然是諸侯交相聘之禮舊註所謂諸侯聘諸侯者故鄭子產與子太叔舉晉霸諸侯之禮亦云無歲不聘云三歲而聘與此正合非天子禮也若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並不知何代之禮先儒賈逵服虔輩疑必是夏商禮以虞周官六年一朝俱非五年此必歷代漸增其減于虞廷而增于周官者定是夏商故云然而周官六年明見尚書中庸九經所云文武之政正是周制則此朝聘之時當據尚書周官文而不謂彼此所記一徃不合閒嘗參考諸書知周禮一法有六年六朝六年三朝六年兩朝一朝之別與尚書異春秋傳又一法有歲聘以志業謂每歲一聘間朝以講禮謂每三歲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謂每六歲又一朝與尚書周

禮又異此可知乎益都大驚屬予與徐華隱吳志伊三人究竟其禮皆倀倀無所定志伊但存其說記于所輯約禮篇之末

及予歸草堂距向主客時越二十年及門以予病請予說四書不可得會會稽章泰占嘉興陳自曾來堅請予說中庸因及朝聘句重理其說且校諸經及漢唐儒解此者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

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按鄭游吉明云晉霸令諸侯之禮而鄭氏註大宗伯文引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作朝聘天子禮則誤矣叔向明云明王之制使諸侯自相朝禮有歲聘間朝諸

文而杜預又謂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朝于方嶽之下如周官文則又誤然且賈疏以侯服歲一見向二四六八十十二年朝男服三六九十二年朝采服四八十二年朝衛服五年十二年朝要服六年十二年朝附會鄭註而俱不得合孔疏于尚書註明云周禮無此法無六年一朝之事乃又以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附會左傳即註左傳亦明云與周官周禮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乃猶以再朝而會當周官十二年巡狩之文竟以十二年當六年且不知三年一朝是何朝法其他不得明白處不能指舉是即此一朝聘禮欲求一定時而不可得況禮中大小諸節目乎知禮者審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知及之十一之字須是一義集註以知及仁守兩之字屬理莊蒞動之兩之字屬民則于十一之字作兩截矣漢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必失此以之字屬官位解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且曲禮有蒞官行法語即莊以蒞之亦相合然于動之有礙矣若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則

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不誤但通變安性俱以仁知從民上見得與莊蒞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至正義兼包顏兩義曰此總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分屬與集註兩截何異此亦不能有定解者

守死善道

守死不可解守至死耶抑守其死耶生死亦大矣何以必守其死死何以可守且未有篤信好學如是用力而但守一死者若守而至死則守個何物本文何處可着守字蓋亦思之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性是天德故子思以天命言之性與子思異者乃其云相近集註惟恐與孟子言性善有礙因以此性字爲氣質之性則稍杜撰矣大經從無以氣質言性者王草堂云尚書言天降恒性易繫言繼善成性禮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皆本天命言並不雜絲毫人欲故曰善曰性近蓋相近即善天下善人不必皆一樣堯舜也若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安得相近乃儒者將氣質二字綴在性上此始于程氏而集註因之已不可解及其

註上知下愚不移則竟承上性字謂相近之中又有善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則不特此性非性善之性將公都子告子所言諸性善有性不善可怪之甚乃程子又云性無不可移人苟以善自治亦無不可漸磨變易則又授其權于習此正荀子性惡需習所以尊教之說而又不自知也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

齊人將築薛

齊人築薛不知在何時按國策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稱爲薛公及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則所云齊人築薛應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嘗有城薛事也然此時孟子方去齊遊滕并游宋薛則不過在齊宣末年與齊湣城薛似不相合且孟子游薛薛尚未亡而時適有用兵之事故其餽孟子曰爲兵曰聞戒雖趙岐註時人有欲殺孟子者此無據之言深不足信然要之用兵何事與築薛何時請問漢後儒者能言之乎

宋王齊楚惡而伐之

孟子于魯平滕文皆止稱公獨宋以小國而反稱王

則其所稱者自當明指曰宋何代王集註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此襲舊註而可疑者據國策史記皆云宋君偃始僭稱王而旋爲齊楚魏三國所滅則宋稱王者止偃一人獨其稱滅滕伐薛則僅見之國策占雀篇而其言不實春秋正義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若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此無可考者然云宋滅滕則不然據孟子自去齊以後即游宋游薛故有在宋餽贐之文然而孟子在宋滕文且過宋而見孟子則宋王滅滕自無此事況註曰嘗滅滕則似前此者尤屬荒唐若其稱宋王與齊楚並伐則總難實指考宋僭王在齊湣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與孟子去齊游宋祇在齊宣之末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時焉得有宋王之稱且孟子游宋時齊楚未伐宋也宋世家明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伐齊南敗楚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爲築宋至君偃四十七年（年表作四十三年）當齊湣三十八年蘇代請伐宋然後齊楚魏三國共伐宋殺偃而分有其地則是築宋伐齊楚齊楚未嘗先伐宋且齊楚報伐距孟子游宋時已不啻三十餘年其年分事蹟

統不相合此皆不可解者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春秋無鄭人侵衛事此本春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而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之事孟子時策書未出而傳聞互異故言如此此在註經者自應明據本事指其同異豈有依文訓解一若春秋實有其事者趙岐避難在安丘襍壁中註孟子其腹笥未備或詳或略自可見諒若集註則不應有是矣今按其事子濯孺子尹公之他庾公之斯是師弟子三輩在春秋傳則公孫丁庾公差是師弟子三輩其間同異亦不甚遠祇春秋傳是審雍孫林父以臣逐君事與列國汎常相侵不等孟子引此証師弟子弒逆或恐大義輕重較難比擬故特諱其說如薄昭上淮南王書稍變其事與抑亦所聞有異如司馬遷記趙氏下宮事與春秋傳原不合與

滕定公文公

滕定文二公在諸書俱無考據趙註引古紀世本謂滕至戰國惟有滕考公虞及其子元公弘與此相値意者後世避諱故改考爲定改元爲文與然此亦臆度之言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文而宗廟所重專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此在宗廟中應序死者而前儒反指生者以廟次一定毋庸再序祇以天子諸侯分宗別族未免渙散非大饗宗廟不得合序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牖祭便無此矣章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大謬不然祖宗廟次與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使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必有祿位不知周公太師名公太保凡爵尊者與毛叔鄭奉明水衞康叔封布茲類凡有事者概詘而列之昭穆之中抑別有序事序官在昭穆外者此皆極大極闕係一典禮也豈可漠然不解及也

裸將于京

裸將于京不可解古無外服諸侯助祭京師之事尚書六服五年祫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或每年一朝或兩年三年一朝猶以爲煩數非周官舊制豈有六服每年可來京助祭之理即或五年大禘可令一至然

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大禘在夏月將應朝之服復合東南西北四方諸侯而共會此夏宗之一月亦無此事所以宗廟序爵辨貴賤禮前儒據祭統文王世子諸文謂序同姓卿士之爵註云爵者公卿大夫也而章句不察增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而于是附和者謂公侯指外服公侯伯子男言固以序爵屬異姓諸侯此是誤解特祼將之禮在周頒儼有有客振鷺二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羣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衞駿奔走名詰有王賓殺禋咸格豈皆妄語與乃遍考經註如孔安國馬融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但曰助祭助祭並不識是何祭且如何助法其在三恪與六服諸侯必何時始來一助自漢晉至今無一解者

周公使管叔監殷

管叔監殷監字何解據尚書梓材王啟監孔安國謂開置監官則監是官名而周禮太宰職立其監鄭氏謂公侯伯子男各治一國則監治其國與監殷無與也若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以大夫監侯國與此不

合且方伯即監官不知此監監方伯抑代方伯監他國總無可考況監殷止管叔耳大誥書序又云三監叛夫王制三監祗是官名此當實有人數乃孔安國謂管蔡商而漢地理志即以武庚管蔡三分備地當三監夫以武庚爲監殷已屬難通況管蔡自有封國安能舍所封而分衛地此尤荒唐者乃集註則又襲鄭氏說以管蔡與霍叔合作三數此據蔡仲之命而又誤者夫監殷流言與叛截然三事先儒謂監一叛二叔流言三叔霍但流言並不在監殷內者然則監殷是何官三監是何人全未解也

西河合集
論語稽求篇目
卷一
學而時習之
其爲人也孝弟章
君子不重章
爲政以德章
子游問孝章
弟子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子曰繪事後素節
有朋自遠方來節
賢賢易色節
禮之用章
父母惟其疾之憂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非其鬼而祭之
子夏問曰巧笑節
曰禮後乎節
卷二
禘自既灌而往節
哀公問社於宰我節
管氏有三歸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射不主皮節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葢有之矣節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

事君數斯辱矣節
無所取材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弗如也節
臧文仲居蔡節
自牖執其手

卷三

寗武子節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
人之生也直節
君子博學於文節
默而識之節
左丘明恥之
不有祝鮀節
觚不觚節
子見南子節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
節

卷四

三月不知肉味
子所雅言節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大哉孔子節
苗而不秀
不時不食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文莫吾猶人也節
太宰問于子貢
唐棣之華章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疾君視之節
雖疏食菜羹瓜祭

卷五

德行節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也
屢空
盍徹乎
先之勞之章
孝哉閔子騫節
克己復禮爲仁節
樊遲未達至末
必也正名乎

卷六

冉子退朝章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
以道不說也
憲問恥章
南人有言曰章
彼哉彼哉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九合諸侯
古之學者爲己節
陳成子弑簡公章
會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蘧伯玉使人節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論語稽求篇目作者七人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子問公叔文子
知及之章

卷七

祿之去公室章
謂孔子曰來至末
而不食
太師摯章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至末
堂堂乎張也節
祿永終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虞仲
周有八士節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 稿
陳元龍 廣陵
張希良 石虹 較

論語稽求篇一

論語稽求篇者予歸田後復讀論語之所爲作也明制以八比取士士子挾四書一編及他一經穴紙而書以綑房冊儿按出而攜之巾箱間及試禮部有名則唾而抵之牀下曰厭晦予少讀論語爲經生長而棄去及以辭賦應制科暨館閣撰述則皆與經義無與然而甫乞假而讀易讀禮讀春秋論語則是經

學之必無繕于八比明矣乃少讀論語皦然至再讀而反疑之迄于今凡再三讀而猶豫頓生似宣尼所言與七十子之所編記其意旨本不如是而解者以已意強行之漢初立論語學官其時去古未遠尚有魯論齊論古論三家本每家立學亦尚有師授十餘人其在魯論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以及丞相韋賢父子前將軍蕭望之等各名其家而至于齊論古論則王吉貢禹膠東庸生以及馬融鄭玄各有解說然且安昌侯張禹能統古齊魯三家合爲之論以授成帝而階其後之俱無傳也西晉何晏本老氏之學不習聚說專與侍中荀覬輩略取孔安國包咸及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餘論而參以已見雜採成篇名其書曰集解正始中上之而宋朱氏註則又僅見何氏一書別無他據旁彙以同時學人之言似與聖門之所記稍有齟齬先仲氏嘗曰此朱儒之書非夫子之書也而乃有明取士勒爲功令家呻戶誦習矣不察間嘗欲取其義理探其旨趣剖析討論務爲可安而義理廣大就仁智所見皆可以各爲爭執而至于旨趣精微隱顯毫末離朱不能視于野不能聽是者既不敢自直而相安于非者

即欲驟爲刊之而無所
事物凡夫禮儀器制方名象數文體詞例皆事物也
如人身然義理者府藏也事物者耳目也府藏人所
不見我以爲府而人必爭以爲藏何從質辨惟耳目
聒聒在人人有指耳而稱目指目而稱顧領者乎
義理難明則吾以事物明之府藏難辨則吾以耳目
辨之雖曰顯見既差安問微隱然而事實類推益即
耳目而已有如是其可疑者是以無據之言必不
以置喙無証之事必不以蹙聽偶有所見則必使聖
賢形模明明可按而少無質學老且健忘捫腐喑喑

十不得一以抔土之微而思益泰山我知其必無是
也嘗考漢令分古今二學古學校文則聖賢所乖必
不許更纂一字而至于今學射策勸祿則任從出入
明制不然章句取士必限以共遵而至于改經換傳
頓倒聖言則一概不禁是以禮記大學從朱氏改後
復有僞石經改本于隆萬年間公然呈進恬不爲怪
今又不然取士照舊式雖曾用臺臣疏加以
宸斷已經敕改八比而既以諸生未嫻姑復從舊至
于羣儒別解不襲章句有禪聖學者特頒
上諭使搜輯呈進凡若干本而侍衞成德較刻經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數萬卷則多與取士章句不相合者大學士馮溥嘗言

皇上博學曾有詞臣進頌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敵傍一臣治禮經者曰臣習禮經坊記有云貧而好禮富而好樂本自相當而

皇上云不然好與樂複仍非兩儷是不如史記弟子列傳後漢東平王論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爲偶對之切今註疏引孔註亦尚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是今之習論語者未嘗于新舊兩註有所窺見一遇引經軼墨守章句以爲功

皇上于章句外無所不通而今所在不可踰越是徒以一時肆業之故而反欲廢于聖百王之所學不可也漢章帝建初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扶微言廣異義焉夫以東京學術彪炳千古然猶恐章句乖疑有舛聖學特救廣稽異義以求其眞況以微言譬遠之秋加之典記洗滄之後雖屢經

聖諭四徵載籍而一經未明何以証學因輯魯論所記者彙爲七卷名曰稽求將欲藉考稽以求夫義類之眞是者世不乏稽古之士苟有卓見即或舍我所

求者而更求之寧有盡焉（學而時習之）學之言效從來無此解按學者業道之名賈誼新書引逸禮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皆以道言故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康成直訓曰有聖人之道謂之學蓋單提學字便是業道百工居肆與君子之學正有分別以爲學非肄術事也若沈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且效亦何可時習乃又以論語舊疏學訓作覺遂因後覺效先覺不知此出說文白虎通覺作警覺解以教學言如孟子覺後覺之覺即學字也今仍以效爲學而又添覺字則覺效雜出大貿亂矣先仲氏曰禮記疏學者敎也即覺也故禮記學字多讀敎字如學記惟學學半學不躐等小樂正學干類是學者敎也而以爲效豈又字音致誤耶

（有朋自遠方來節）同門曰朋此是古訓白說文及詩註左傳註公羊傳註皆然孔氏正義引周禮大司徒註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也若朱註作同類則他無可考惟孟子有云聖人

與我同類者然是儿人汎稱非朋矣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門又復來合致足娛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至若學問相長彼此宣暢亦朋來必有之事即以此言樂亦無不可但朋來不可泥耳

姚立方嘗曰有朋節集註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夫既以朋爲人而又云以善及之是我以善及彼彼無以善可及我何以爲朋且信從二字出自中庸無徵不信不信民勿從此明明是庶民從君之詞不惟非朋且非弟子矣此豈學中所有事者果爾則豈有信從既衆而猶然人不知者人苟不知是必我善未及人也是必信從未衆也如此則愧悔不足何不慍之有

其爲人也孝弟章

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即本字舊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即核中仁也根荄也所謂一在木下爲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眞異學與先

聽齋曰驟讀有子原文反覆踢蕩踊躍振掉而爲是言定知堯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警後學提斷蘗曠何等急切及一開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縱使孝弟本仁且讓他日說今且談風月耳倘也以此節專論孝弟也此言良然

何証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卽本也李

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爲人道卽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資資深則逢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詔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逗先後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蘖爲大而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本字折先字且辨既明了則主說已暢又何容再贅客說以啓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篤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逕有魏晉王何虛無講論大意正指此等不知後儒又何以復出于此

魏文靖講學湘湖其門人御史何穆之篤行儒者嘗曰兒齒讀務本節了了及聽師講論而反周章不得決夫心所不安必非至理其後有舉三坎之說者穆之曰以一坎爲本是不曉河源而妄指積石爲源此博客所爲許也而可乎

本字不訓始字惟宋真朝作廣韻始有此釋但此節本字則斷斷不作始解爲仁之本卽務本本字也孝弟爲仁始則必先曰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恐有子無是語矣爲仁亦不是行仁爾雅曰爲造作也字書並無解行字者本文其爲人也不作行人可驗

賢賢易色節 四者非至德絶行不必學而後能之故曰未學舊註甚明後儒曲衛學字必欲凱前賢之意以伸已說則聖門多捍口矣按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嘗廢學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今但以未學而行而即疑廢學則夫未行而先學不幾廢行與豈果格物是窮理與舊註服勞非大孝事本禮記語其以致身爲汪踦之行者謂不能匡君衛國而徒以身殉孺子之忠也故云然此與夫子不許伯忽同意若桑之三良齊之徒人費則恩侔之流致身何益又下此矣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難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若云易其好色之心則必明出好字如如好好色吾未見好德好色未有祇下一色字而可成句者凡訓詁之家名爲章句則于字句間似亦不宜泉兀如此

徐仲山曰註書最慮添出如賢賢易色何註與朱註皆曰易其好色之心則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好色之心如孔子之辭衛靈將誰非之

君子不重章

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乃不註之此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斷斷不接此一誤也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本是一章其泰伯篇有不在其位二句此複簡也乃註重出者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誤也夫既名章句自必審章審句使其可安一則本分章而故合之一則本連章而故分之總不可解

禮之用章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遙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專于和不事撙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晝裁如是若集註則明引樂記八字于註下而分飾與以小大由之屬先王句作一節不矛盾否

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爲政之象北辰北德象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衆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在挈領象有然也若云以簡御煩以寡御衆無爲而天下歸之則是無爲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若云爲政以德則自有此效則又另一譬矣魏文靖曰解經最患添設聖人語言不容攙和少加攙和便是變亂此不可不愼者論語兩譬如皆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譬語又一意者集註于爲政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下兩譬俱各自爲說不知何解四書有倒譬譬如爲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有正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正譬君子之道持載覆幬錯行代明是正譬祖憲律襲之無所不備皆緊接正言而加以喻語況爲政以德與先傳後倦正譬頂針尤極明了攙和一語便礙矣按拱舉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包証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然尚有馬鄭向歆讙以師承儒術攙回其間至魏晉而浸淫矣何晏異學本習講老氏援儒入道況出其意見以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爲而程朱二氏

自命醇儒乃亦從而和之豈洛閩諸儒果壽涯痲
衣華山道者之徒與按晉書武帝作耕籍詔有云
朕思與萬國以無爲爲政此一語實當時儒臣變
亂儒說叅易聖經大啓惠帝荒政及清談虛無神
州陸沉之漸今就經解經絶無叅易又何可使西
晉異學復肆變亂如此
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明下一爲字則縱有無
爲之治此節斷不可川矣況爲政則尤以無爲爲
戒者禮記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
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
爲百姓何從則此一爲政明曰必有爲明曰必不
可無爲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
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疊語而註其書者必
從而盡反之何也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
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
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
弟子所記如此晉宋諸儒所註如彼孰是孰非必
有能辨之者

父母惟其疾之憂
惟疾之憂他無可憂也焉融解如此然此
是正說若云父母愛子如此子當體之以行孝則

本句歌後全藉補設恐主客無是理矣見以慈啓

孝隣于施報必非本旨

子游問孝節

今弟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

若人養犬馬此何晏邪說之最不通者不如朱子集註何以反遵何說而屏舊說不一及眞不可解

凡舊註云皆何氏新說

或疑犬馬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若人養犬馬則人伏侍犬馬矣何可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監言疾則世子齊玄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舊嘗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饍者然後知養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頴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欒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

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即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貳慶非餵飼也（史厲養都養皆作服侍解）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親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餵畜者乎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陵合塟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皙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亦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皙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即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尚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以晉唐宋爺不一用之邪說而朱子忽遵之向使遵之而善遵之可也變而可反不善以爲善則變亦可也乃遵此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亟教與張南士曰古竿譬曲喻皆有倫類儗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斎老比君遂成弒逆齊鮑牧斥先君暨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盍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此雖本君陳篇文而自爲詞句與說命高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以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汲黯爾有善朕不敢蔽簡在上帝之心敬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同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舊本則雖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劉歆尚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

嘗有僞惟論語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註同降此而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明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皆明引論語見于篇章之顯然者集註誤以孝乎作句則未有既出書云而可以攙曰語二字于經文上者況問爲政未嘗問孝而陸以孝乎二字詰之此皆義例之必無者也若謂晉後爲僞書乘是時播遷之後內府所藏久已散滅因採摭書中所引古文雜湊成書故有異同則在晉祕府原有古文尚書經文未嘗毀滅其在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是孔安國傳並非尚書益尚書無僞本祇文與論語稍不同即論語疏引尚書解包註亦未嘗以包讀爲非所謂兩存之以備參考者不謂今之知彼讀不知此讀也淮安閻潛丘與仁和姚立方皆有古文尚書辨僞行世此大不然者然其引論語異讀如居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考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眞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亦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卽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何是尙書見在亦復有論語讀法一綫不斷如此等者正以讀論語與讀尙書有不同故如是也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丘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

非其鬼而祭之 鬼是人鬼謂人之爲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爲祖考是也但非祖考則誰宁爲之祭者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早有以人鬼受享如漢祀樂公奚祀蔣侯蜀祀武安王類故皆三十一年傳衞成公遷都帝丘欲祀夏相夏相者夏后啓之孫也寄武子止之曰不可祀鄫何事言彼自有子孫祀鄫是也祀鄫何事而我祭之若祭之而祀周公此欲易許隱七年鄭伯請釋于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田而故請之皆願祀他鬼之証若祭法人死曰鬼又以無廟壇而祭者爲鬼如宦師以王父爲鬼庶人父死卽爲鬼此單指無廟祭者言然總是人鬼

若謂非鬼卽天地山川之祭如季氏旅泰山類見小註則未聞天神稱天鬼泰山神稱泰山之鬼者謬矣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舊註曰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自集註以此爲副註便啾此說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啓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嘗在史館見明正德間司空張巃以三關長民倘官官作益上封事曰是可隱忍不發則誰當發者因奬明代取士首用八比然猶有古學雜見若是而今并亡之矣據曰斥季氏忍心未爲不可乃作八比者于此節曰動其惻隱之心于下節曰動其羞惡之心說則巧矣亦思惻隱羞惡創自孟子而謂宣尼曰中庸有之耶

子夏問曰巧笑倩 素以爲絢兮絢者倩也言其此美質不必復飾也卽此素也而可以爲倩子夏所以疑也然而素也非倩也素何可爲倩亦能言之但謂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則不然詩篇一

章多一句往往有之祗夫子刪詩但刪詩篇未聞刪詩句者先仲氏曰中庸衣錦尚絅不是碩人詩若是則夫子爲竄改詩素以爲絢亦不是碩人詩若是則夫子爲竄改詩素以爲絢亦不是碩人詩後儒所妄唐棣刪一節巧笑刪一句者皆私欲改易不可黜竄亦不可也然則經而姑借此以自便豈可訓耶

子曰繪事節

子弟知素之爲質而亦知素之即爲飾耶彼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素固非所先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汙易滋者是必俟衆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飾也惟素後于采故素可當絢此正答解詩詞

按周官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易漬汙也大抵畫繪之工有繪繡二事虞書上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下裳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繡是一繪一繡原有二工然總曰繪事者以繪固繪即繡亦先繪而後可繡也乃虞書又云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是其地皆以五采爲之在衣則東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分四時方色以次相配而繢之而在裳則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黃以次相間而繡之然云雜五色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色而云後素功者然後以白采分布其間如赤之次白與間白白之次黑與間黑無不留白采而後布之所謂恐其易漬汙也所謂後素功也

周官諸工俱有成數既曰繪事則不得以私臆妄解先後故就周官文復裁以二鄭之說而檃括如此或謂楊中立解此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爲據此是確証而集証反引考工記一語何也曰正惟夫子口中指定繪事二字便不得以他事解之蓋禮器所言與考功繪事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也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繪事所云素者即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即是絢素不必加采此與禮器白地加采之說已自不同況倩盼必加絢則倩盼何足爲美且以此加彼何分先後註既引考工而又引楊氏禮器之說則黑白雜舉誤一既引考工而又不知考工之解反以禮器解義彊坐考工誤二爲絢非加絢以爲訓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則考工義詩義字義俱失之矣誤三且古學引証關係極重考論語繪事漢儒俱引考工爲証考工繪事二鄭又引論語爲証至禮器白受采在漢晉儒者並不引論語考工一字即唐孔氏疏亦並不一旁及而宋明諸君作禮記註如陳徐集說則承論語朱註并繪事後素相反之語皆拉雜入之矣此皆有志經學所極宜審辨者或又謂夫子時不必有考工記何必定以考工爲斷則大不然吉惟官有工事民間不得有工事故曰來百工指國家言也國家則自有一定法度非法即誅見書繪之事爲上衣下裳五服五章所厚繫雖作此記者時有今古而所記工事自唐虞迄周千載不易不是之據而反以禮器解工事則引東萊西矣且禮器何嘗是夫子時書耶

禮後乎節

子夏于是恍然曰吾今而乃知禮矣向以爲天地節文原具四德禮固非後起之物也今乃知自然之素竟而作俑則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秩序精微降爲儀節禮可爲緐也禮固在所後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CL.
NO. 355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